

EMILIE
JAVA
1904

爱米莉哇爪哇
1904

(法) 卡特琳·文慕贝 著 徐晓军 周新华 译
作家出版社

I565. 4/142

2008

**Emilie
Jave, 1904**

爱米莉，爪哇，1904

（法）卡特琳·文慕贝 著
徐晓军 周新华 译

(京权)图字: 01-2008-09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茉莉, 爪哇, 1904 / (法) 文慕贝著; 徐晓军, 周新华译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8.5
ISBN 978-7-5063-4279-7

I. ①爱 II. ①文 ②徐 ③周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38114号

Catherine Van Moppès: Emilie, Java, 1904

©Editions Albin Michel, S.A.2002

Traduit par Xu Xiaojun Zhou Xinghua



策划: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爱茉莉, 爪哇, 1904

作者: [法] 卡特琳·文慕贝

译者: 徐晓军 周新华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00千

印张: 23

版次: 2008年5月第1版

印次: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4279-7

定价: 32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以此书纪念
让和莫尼卡·科龙贝尔

旅行，是一个装着各种梦幻般
诺言的魔盒。以后，你再也
不会许下不打折扣的诺言了。
一种迅速蔓延、过度兴奋的文明从此改变了海洋的面貌。

——《沉闷的热带地区》
莱维-斯特劳斯

莱维-斯特劳斯(1908-)，
法国社会学家、人种志学
家、哲学家，曾任法国人类
博物馆副馆长。

第一章

一个阿坤廷年轻姑娘寻找自己的命运

我失魂落魄，缺乏勇气地待着，
第三者来到身边，热情灼人，
正是这热情，将使我获得重生。

——安德烈·迪普雷
《加斯科涅十四行诗》

1 朗贡。孤独的教育。

我觉得自己总是拿着一份报纸。我的报纸。毫无疑问，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要我这样做了。而他却把自己长时间地关在门里写作。这仿佛是一个秘密，我从来不知道他写了些什么。直到他去世很久以后，而我也上了年纪，在远东生活了40年以后、回到朗贡附近地区加龙河两岸的加斯科涅生活时，我才在一只箱子里发现了父亲不断写给母亲的那些信。这只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母亲的房间，母亲在1881年刚刚19岁时，就因为生我难产去世了。

这只应该装过母亲一部分嫁妆的箱子，在我的孩提时代扮演过重要角色。我很小时，住在大梅恩一所庄严朴素的房子里，四周围着高高的铁栅栏，正门好像从来不开。我只同父亲及几个年老而忠诚的仆人生活在一起，在感到极度孤独的时候，我就会跑到这只大箱子旁边。我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，给自己讲故事，向它倾述我的忧愁，我的梦幻，以及其他深切的愿望。

我父亲阿尔诺·卡普德维尔出生在朗贡的沟渠街。我祖父是公证人，他很早就过世了。我祖母玛丽成为寡妇后，便移居到波尔多，

在布伦蒂埃街12号做英国纺织品和披肩批发生意，赚钱供养两个儿子——阿尔诺和皮埃尔——先是在蒂沃里中学读书，后来上大学学习人文科学及法律。

父亲爱上了我的母亲阿德里安娜·博黛，不顾家庭的反对娶了她。母亲是搞音乐的，但家里几代人都是箍桶匠，居住在加龙河右岸一个叫圣马凯尔的有筑垒工事的中世纪小镇上。父亲不同于他的弟弟，他宁可离开波尔多，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大梅恩。这是从一个叔叔那里继承的遗产，在朗贡西边，有一个叫做“短腿猎犬”的村镇，到处是葡萄园和松树。

父亲在山坡上有葡萄园，可以酿出很好的甜葡萄酒来。他还有上千公顷树林，每年可以采五六次松脂。在山下，朝向维朗德罗那边，他有很多收益进行分成的房屋，一些短工住在那里照顾羊群，让它们吃松树下的好草。牧场上风光明媚，好像时光静止了似的。但父亲对这些事不很上心，请了一位管家来经营这些财产。他在波尔多买了很多股票，经常去那里，通常是坐火车而不是乘有叶片轮的汽船。

我就是在大梅恩这里出生的。那是8月的一个下午，难以忍受的炎热使重重叠叠的橡树叶都烦躁地抖动起来，并透进半开半掩的百叶窗。平时外观庄严的房子消失在爬山虎镀着金边的深红色叶簇中。父亲因为十分欣赏让-雅克·卢梭所著《爱弥儿》，给我起名为爱米莉¹。

我母亲只留下一张她正在弹钢琴的照片。她看起来是那样年轻，而有一天我也会长到同样的年龄。我在自己身上没有看到像她那样甜美的线条，我也没有她那样明亮的眼睛，我甚至没有她那种

¹ 爱米莉为爱弥尔的阴性形式。——译者注

温柔的、有些天真的举止和谦逊的气质。但这一切也许只是照片上静止的瞬间给人的幻觉。

我在门厅的镜子面前端详自己。这面镜子过去也应照见过母亲的身影。我们都有丰盈的头发，但母亲的头发近乎金色，而我的是深褐色。我无法掩饰我的黑眼睛自由奔放的眼神，它使我没有光泽的面孔黯然失色。我讨厌自己的鼻子有点长，遗憾没有长得像母亲那样。我长得也不像父亲。他已50多岁，脸色忧郁，栗色的眼睛总是瞧着别处，待人和气，下巴上的小胡须与他又高又胖的身材不很协调。

我因为自己太瘦而烦恼。波尔多一位主张顺势疗法的医生给我开了汤药，我便到巴-圣乔治街上的弗朗索瓦草药店去，让人为我煎好汤药。草药店的墙壁和天花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到处挂着鲨鱼的牙齿，兽角和兽皮，大口瓶里装着蛇，还有一些龟壳。我想，其中一些部分肯定入了药。巴加代尔诊所的创办人是信奉新教的有产者和慈善家，在这里为新教水手免费治疗。在等我的汤药时，我总忍不住去买美味的巧克力，这些巧克力被划分成小块，加了一点儿香草，香草是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船上刚卸下来的。在这条街的尽头就是码头，可以看到这些船。

父亲在他年轻的妻子去世后，就决定重视我的教育，把我当男孩子抚养。他自己则多年以来作人道主义方面的思考，对奥古斯特伯爵实证主义的想法很感兴趣，将左拉的正义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，并且参加保护德雷福斯的政治活动。他加入了因德雷福斯事件于1898年创立的人权同盟。卷入激进潮流后，他在1901年6月激进党成立伊始就入了党。卡米尔·佩勒当声称：“保卫共和国最好的办法，就是采用共和政体。”平等，博爱，非宗教化，政教分离，雅各宾主义……在朗贡也像在波尔多一样，在共济会的住所和小圈子

里，人们在热情地讨论着，经常能听到狂热的口若悬河的演讲。

正因如此，父亲拒绝让女儿到德诺鲁女子寄宿学校去，在修女那里受教育，而是请了一名家庭教师来，教我学习科学、拉丁文和希腊文。他则亲自给我讲解历史、地理和植物学，督促我每天看书，并向我开放了他的图书室。

这是一个崇尚科学、探险和发现世界的时代。所有的人都来参与对动物、植物、海洋、江河水源以及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。他们接近那些陌生的人民，对当地的风俗和服饰很感兴趣。人们因为行动、思想和知识而结成联盟；在那些遥远的、敌对的地区献身于崇高的事业；殖民化使命；绥靖……一艘艘汽船向每块征服的陆地送去一批又一批男男女女。

我和父亲经常在房屋一层的图书室里，坐在大壁炉旁边。图书室高高的墙壁消失了，摆满了经典著作、旅行故事和现代小说。这里对我没有禁书。有一个梯子，我们可以拿到每一本书。

我开始幻想这些旅行。

在朗贡，选举运动使整个城市动荡不安。父亲支持他的朋友、公证人路易·法弗尔再次竞选朗贡市长的职位，但最终由阿芒·帕蓬，一名医生，赢得了选举。后者自称“进步共和党人”。19世纪末，法国充满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争论。

父亲花了不少时间在“平等”团体和“新俱乐部”参加讨论。他那些在海军街《朗贡评论》杂志办公室的朋友们，在支持路易·法弗尔竞选失败后，对教权和阿芒·帕蓬的行政管理展开抨击。在巴扎时，父亲经常去看望阿瑟·吉博，后者是在整个地区很有权威的《巴扎共和党人》报的社论撰稿人，因其社会主义观点而著称。

1898年，《小纪龙德》报组织了首次马拉车的比赛，我当时很喜欢读这报纸。世界已经对我打开，它不再是虚幻的了。

2 英国家庭女教师萨拉。

我快要17岁时，家里来了一位英国家庭女教师。她叫萨拉·拉文德。这是一位棕红色头发的年轻英国女人，但我不能肯定她真的年轻还是只是我想象的年轻。每当她用不够地道的法语向我父亲说话时，她脸上的雀斑就开始泛红。从1215年至1417年，朗贡曾在三个世纪里被英国占领并实行英国法律，后来才由阿马尼亚克伯爵解放。波尔多一直是国际性城市。从18世纪起，居也尼中学就教授英语。1691年，马修·查普伊不是出版了一本教科书，教人学“盎格鲁语”吗？

来来往往的船只从整个欧洲北部带来了许多游客，有船主，海员，商人，银行家。一些人沉醉于这里的奢侈生活，欣赏这座城市的美，喜欢这里的美味佳肴和葡萄酒，看到在这里做批发交易的可能性，便在这里定居下来。王子，国王，部长，平民及水手们在街头巷尾络绎不绝。这里有通往西班牙和朝圣地的道路。这里的人讲西班牙语，也讲英语。第一所共济会会员集会处就是英国人的。盎格鲁-撒克逊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整个城市。一些英国家庭女教师来给

孩子教英语。英国的许多时新玩意儿、纺织品、茶以及印度公司的产品都很受追捧……

萨拉给我讲解诗歌，讲述莎士比亚的章节，借我看爱情小说。她陪伴我长时间地骑马，让她那棕红色的头发随风飘扬。像我一样，她也用我们这个地区特产的马德拉斯布¹做的小手巾松松地把头发挽住。我们喜欢穿过漫山遍野的葡萄园，然后迷失在松林中。我们怀着喜悦颤抖的心，倾听松树的低声细语，感受它们的哀怨情怀，欣赏它们迷人的光线。这光线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季节，在有雾和起风的时候，总是在不断变化。这是我们俩秘密的空间。

在半明半暗的蓝色风景里，我们变得不真实了。我们充满极其温柔的感情，沉浸在一种甜美的心绪里，并因这种内心的柔美焕发出光彩，包裹在金色的光晕之中。我们在白色的雾气里发抖。日落时分，当夕阳给森林笼罩上火焰般的光彩，直至天际，我们又在此情此景前感到虚脱无力。有几次，我们感到恐惧，仿佛森林要在我们头顶上关闭，让我们再也看不到天空，我们的心不由得揪紧，好像听见了几声沉闷的狞笑。于是，我们策马往回飞奔。季节适宜时，我们在椴树下泡上一杯茶喝，慢慢等待夜晚的光影洒落在露台上，蝉儿停止鸣叫。或者，我们躲入房中，坐在木柴劈啪作响的壁炉旁，翻阅刚从波尔多来的杂志。

我经常和萨拉在加龙河两岸的港口和吊桥附近散步。没有一条大河，也就不会有城市。来来往往的船舶运送木材、葡萄酒、松脂、烟草等等商品进行贸易，使城市成为最繁华的港口之一。法国南方公司曾试图通过降低铁路运价展开竞争，以铁路运输取代水运。火车从南方火车站出发，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我们带到

1 一种色彩鲜艳、丝经纬交织的布。——译者注

40公里以外的波尔多。而乘坐有叶轮的汽船，虽然船上有餐厅和图书室，搭载着约百名乘客，时速却只有15公里，常常要花上五个小时才能穿过埃菲尔铁桥抵达波尔多港，如果涨水，时间还得翻倍。

我们登上圣热尔韦教堂高高的平台，从那里观望港口附近和吊桥旁边穿梭不停的货船，各种活动和景象一览无余。

那些按时定点开的汽船，叶轮在旋转的水中打出巨大的声响。那些桅杆上有帆的驳船，满载着货物，单个或者成串地由一艘拖船拉着，在水面上滑行。拖船高高的烟囱向外吐着烟雾。一些多桨小快艇像跳芭蕾舞似的穿来穿去。一些快艇驾驶者懒洋洋地躺坐在这些名副其实的水上房屋里。捕西鲱的渔民一次又一次地抓紧绳子起网，把网里满满的鱼拖上船来。在春季，一些捕七鳃鳗（当地把这种鱼叫做“高拉”）的船出发，去搜寻这种真正的水中野味。洗衣妇们来到河边，边洗衣服边大声地交谈着……船工、水手，拉着，滚着，运送着木材、烟草、装葡萄酒的酒桶、装松脂的木桶，说着方言土语，好像在唱着什么叙事诗似的。赶大车的人一边装货卸货，一边大声嚷嚷着，好让他们的马儿听话。从右岸通往圣马凯尔方向的吊桥上，有徒步的，有骑马的，有乘敞篷四轮马车的，有坐双轮大车的，有商人，也有农民，有赶着鹅的，也有挎着篮子的，他们正在根据吊桥的状况慢慢通行，为不必交纳通行税而满心高兴。

我们就像不相干的旁观者，用我们小小灵魂里的不安分边聊边看，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。当家里的敞篷四轮马车来接我们时，我们就下到河堤上，坐上被风吹得布满尘土的马车。这时，松脂的苦味儿就钻进我们的嗓子，弄得我们不好受。

3 大卫男爵夫人的游船。

有几次，我们应邀到大卫男爵夫人家中喝茶。这是一个有传奇美色并富有创意的女人，现在隐居在沟渠街她那所奢华的府邸中。拉丽莎·大卫是梅尔乐家族富有的继承人，其亡夫热罗姆·大卫是著名画家大卫的侄子，传说是拿破仑家族热罗姆·波拿巴的私生子。男爵夫人怀着对往日时光的回忆，在这里过着隐居的生活，冬季则到佛罗伦萨的宫殿去过冬。热罗姆·大卫在1861年至1862年间曾任朗贡市长，由于他关系广泛，为朗贡市开展烟草贸易提供了便利。市长家里有一位苏格兰家庭女教师，她负责管教孩子们，在孩子们悲剧性地消失后，仍然留在了母亲的身旁。在这三年时间里，她与萨拉保持着良好的联系。

男爵夫人领我们到她的游船上观光。这艘游船华丽的装饰和陈设，受到阿斯图里亚斯¹王子的未婚妻那著名游船的启发。1720年，这位未婚妻为了嫁给西班牙王子唐·路易，在乘坐游船前往西班牙途

¹ 西班牙北部社团。——译者注

中，曾在波尔多港口逗留。

拉丽莎·大卫看出我和萨拉很欣赏她的生活，便给我们讲述她的浪漫爱情，她在巴黎及国外的奢侈生活，以及她在意大利过冬的经历。为什么我不能有一天也生活在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生活中，离这里远远的？“爱米莉，”一天晚上，男爵夫人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得很远吧？但是，你准备好受苦了吗？”这是唯一的一次，我看见她在笑。

我把萨拉拖进城里，我们到毛拜克广场（按照方言，“毛拜克”是“烂舌头”的意思），借口要买些茶或什么佐料，或者买有名的刚果肥皂，据说这种肥皂能把脸洗得很白，就像“殖民地土特产”商店的墙上用大字涂抹的广告所说的那样。我带萨拉到一家名为“不可思议”的店里去试戴各种小帽子。我们又到“新画廊”转了一圈，很快地从“南方”咖啡馆和“体育”咖啡馆坐满了人的露台前面穿过。“体育”咖啡馆是“自行车俱乐部”所在地，那里常常聚集着老式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。朗贡在日新月异地发展，商店、作坊、食品杂货店和服装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手艺人 and 葡萄酒、木材、烟草、松脂和蜂蜜的批发商随处可见。船主，富有的葡萄园主和松树林主，水手，短工，印刷厂厂主，《朗贡评论》杂志的编辑，都有各自不同的圈子；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圈子里，人们遵循着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。

父亲经常去一个名为“博爱”的圈子，这是1770年由公证人皮埃尔·布瓦索诺创建的共济会团体，最早是在英国发起的。在这个时期，经常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教士，船长，朗贡和波尔多的假发师傅……

4 一种幸福。爱茉莉和萨拉。波尔多。 极其痛苦的离别。

萨拉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我的知心朋友。和她在一起，我发现自己用英语这种外语表达时，是这样容易把心声吐露出来。我非常乐意抒发那浓浓的乡愁，淡淡的忧伤，那卓尔不群、和者甚寡、世俗难容的思绪。这种孤独和哀怨挥之不去，我梦想着能有一天，命运能让我离开朗贡。萨拉的陪伴虽然使我感到幸福，但我知道，这种幸福是不牢靠的，因而也是不能令人安心地、平心静气地享受的。幸而有萨拉，我不再感到自己是个囚犯，我解放了自己，整装待发。我既可以是我自己，也可以是另一个人。但我脑子里除了不能确定的事情，并无多少其他东西。

所有的人都对明信片很感兴趣，只要有机会，都很乐意寄明信片；明信片也可以个性化，把自己的照片印在上面。我说服了萨拉，让人在加龙河畔一处浪漫的风景地给我们拍了照片。我们请求卢马齐先生——一位很有声望的印刷厂厂主，也是做明信片的行家——将我们的照片印成了明信片。

父亲经常在圈子里与卢马齐先生见面，并且很欣赏他的政治信